

①
男人的
情爱
世界

畸 恋

弗洛伊德认为，有一种男人会选择“别人的情人”或“大众的情人”作为谈恋爱的对象。

我在看“烈火情人”这部电影时，深深地被戏中那对老酷哥和小酷妹之间的烈火般激情所吸引。这两个话说得不多却魅力十足的男女主角，他们的“所作所为”实在具有强大的震撼力。这么“精彩”的人物，要不对他们产生好奇心，也实在很难。

剧中的老酷哥是位有成就有名望，又家庭和睦的中年男人，小酷妹则是他儿子的情人。两人一见钟情后，就一面筹备儿子与酷妹的婚礼，一面开始烈火般的幽会。男主角的“奇特”外遇，不单是“中年危机”这种理由就可以解释的。许多结婚多年的中年男人偷腥，也不至于愿意因而牺牲自己的家庭，更别说辛苦建立的名望与成就。为什么老酷哥要甘冒大不韪，而无法抗拒致命的吸引力呢？

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在谈论畸恋时，提到有一种男人会选择别人甚至自己也无法理解的对象谈恋爱，这种男人的对象不是“别人的情人”就是“大众的情人”。爱上“别人的情人”时，可以满足他攻击、战胜其他男人的敌对情感；爱上“大众的情人”时，可以借由内心的嫉妒情绪，产生自我燃烧快感。

敌对和嫉妒是三角关系中不可或缺的“养料”。这些“养料”越多，三角习题就越难解。身在畸恋中的许多男人，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多角恋“偏执狂”。对他们而言，一

对一的爱情是平淡无味的，除非他们能在别人的一对一关系中，也掺一脚，否则内心的热情难以释放出来。

“烈火情人”中的三角形（应该是四角形）关系，更是架设在两种“易燃物”的基础上：父子情仇与乱伦禁忌。这两个人类的古老习题，有如蹲伏在潜意识深处中的怪兽，它们并没有被灭绝，而是在等待着。当环境许可时，它们可能无法再抗拒强烈的挑逗，而冲破重重禁忌，使得天下大乱。烈火焚身的结局，表面上看是一切成空，化为灰烬，男主角自我放逐，过着孤独的日子。其实，在放逐与孤独中，也隐含着战胜情敌与冲破禁忌的快感。恐怕天下也有不少男人要钦羨这位“悲剧英雄”的勇气与“胆识”吧！

情夫好当，丈夫难为

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认为，当情人比当丈夫容易得多。因为情人只要偶尔说出一句机智俏皮话，丈夫却得整天说。

我十分喜欢看通俗连续肥皂剧，因为其中“轰轰烈烈”的爱情，大多带着一种粗俗味。这种味道就像风筝的那根线一样，任你乘着理想爱情的风，飞得多高远、多神圣，那根线也能将伟大的爱情拉回现实中，让它

跌进烂泥巴里。

这些爱情肥皂剧中，都有做不完的三角习题。女主角不但贤慧善良，而且十分美丽，因此人见人爱（指男人）而成为争夺的目标。我们的社会如果能像暗许一夫多妻一样的也接受一妻多夫，三角习题的解答过程，就不会那么高潮迭起。正是因为男人依然当家，所以情夫与丈夫短兵相接时，才会令我看得目不转睛、津津有味。

这种反应并不是由于幸灾乐祸，而是双雄大对决的场面通常都是火爆刺激胜过麻辣火锅，有挡不住的诱惑力。男人常批评女人十分情绪化，很难就事论事，不过当情夫碰上丈夫时，双方也同样会变得不可理喻，那种情绪泄洪的威力，真是摧枯拉朽，局面往往变得危机重重，难以收拾。

成为夹心饼干的女主角，到底该何去何从呢？这种讨厌的选择题还真难做，因为丈夫与情夫各有占优势之处——丈夫有权，情人有能。婚姻提供丈夫约束妻子的权利；情夫提供浪漫爱情的能源来满足女人的渴望。现代的女人逐渐有勇气挣脱婚姻，但是有多

少女人能拒绝“玫瑰花床”的柔情与浪漫？

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认为，当情人比当丈夫容易得多。因为情人只要偶尔说出一句机智俏皮话，丈夫却得整天说。与情夫幽会有偷偷摸摸的刺激和浪漫，总是意犹未尽；与丈夫见面则是乏善可陈，还得讨论房屋贷款、小宝生病、谁该倒垃圾等等琐事。情夫是“兼差”，丈夫则是全职工作，还时时要以现代“新好男人”为标准。更严重的差异是，情夫是送绿帽子给别人戴；丈夫则无法预料何时自己会多一顶帽子，还非戴不可。丈夫的怨气往往比情人高涨，想来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
秋天的花园

中年男人就像走进生命中秋天的花园一样。他们渴望着与年轻女子的匹配，来展开自己生命的“第二春”。

人到中年，若以自然四季来比喻，就是进入了秋季。

根据美国一项“二度春”的调查显示，在第二次婚姻中，有百分之五十的男人，会选择比自己至少年轻十岁或更多的女人；而

在第一次婚姻中，却只有百分之二的男人会这么做。这种状况，有如秋天的花园中，住了一位春天的新娘，因此也被称为“春秋配”。

不论是因为什么理由，男人在第一次的婚姻瓦解后，都会有失败的感觉。因为这意味着有些事情，并非是他所能掌握的。这种力有未逮，有所不能之感，是对于男性尊严的一种打击。如果能获得其他年轻女人的仰慕和青睐，则证明自己是宝刀未老，魅力长存，这不但像“补药”，也像“治伤药”，能使信心和尊严恢复不少元气。更重要的是，较大的年龄差距，是一种新的“挑战”，如果挑战成功，仿佛就可以洗雪上次失败的“耻辱”。

再从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来看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“稚童”的原型。它也是青春、精力、起点、生命和可能性的象征。这种原型会转化成各种驱策力或冲动，使人们趋向于追求青春活力，逃避衰老和死亡。

“结束”意味着某种人、事、物的“死

亡”；因此，婚姻关系的结束，会激起想要“再生”和获得新机会去重新“开始”的需求。这种需求对于已届中年的男人，尤其殷切，当男人了解自己的青春已逐渐消逝，就好像走进生命中秋天的花园一样，看见逐渐转红的枫叶，而体会到未来的时日已不多，生命将走向枯萎死亡。由于男人的平均寿命比女人短；而且许多致命疾病（例如心脏病）的罹患率又比女人高或者比女人早，这使得男人的中年危机感要比女人严重得多。在危机感的刺激下，心中“稚童”的驱策力也就增强，使得许多追求第二春的男人，会倾向于去选择一位春天的新娘。

秋天的花园里，虽然落叶萧萧下，但也是成熟和丰收的季节。而“春秋配”到底是配出幸福，还是配出痛苦？恐怕就要靠多发挥秋天的成熟特质，来面对过大的年龄差距了。

茶与同情

当男人说他要女人的爱时，实际上心中说的是，他要母亲的爱。

“茶与同情”是一个爱情故事。它的主题不断地出现在许多小说或电影之中。简单地讲，这是一个“春秋配”的爱情故事。如果以大自然的四季来比喻，那就是已进入生命的成熟季——秋天的“大”女人，和一位尚在春天中的“小”男人之间所发生的爱情故事。

在社会约定俗成的观念中，即使是“春秋配”，也应该是男人在秋季而女人在春天的“男大女小”模式。这种模式中的性别互换后，往往就会引来别人异样看待或怀疑不解，甚至反对的眼光。男女的亲密关系中，年龄到底是不是问题，这是一回事；年龄相距在八岁或十岁以上的伴侣，是否就表示其中必然隐含着“母子”或“父女”的两代情愫，这又是另一回事。

许多人一听到小哈利遇上了大莎莉之后，立刻跳到“恋母情结”的念头上。许多心理学家对这种跳法都持保留态度。不过，即使在哈利不小，莎莉也不大的伴侣关系中，心理学家倒是发现了不少男人的心中，是有着“恋母”的成分。他们发现男人在成长独立之后，想去寻找一位终身伴侣，其实是为了想找一位替代性的“母亲”。男人和他们的母亲之间，那条有形的脐带虽然早已切断，然而重回生命的来处——母亲的子宫，以及继续拥有母亲关爱的欲望，却是一条无形的脐带，缠绕在心里。

这条无形的脐带，好像一把尺，用来衡

量每一位可能的伴侣人选，是否像或者不像自己的母亲一样。母亲，或者自己所希望的母亲，如果是个贤淑的女人，这种男人就不会去选一位不符合社会所订之贤淑女人标准的对象。许多女人疏于观察男友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，往往就遗漏了这条对男友有更深了解的好线索。而男人如果也疏于了解自己的母亲，或者低估了那条无形脐带的影响力，就会错失了许多探索自我的宝贵资讯。

有些心理学家认为，当男人说他要女人的爱时，实际上心中说的是，他要母亲的爱。是否真是如此，男人可就要们心自问喽！

吃软饭的男人

有些心理学家认为，男人会借着控制女人，来否认对女人的依赖。

有些悲剧电影，使人落泪，有些则使人叹气。“风月”是一部令人流不出眼泪，倒教人一面叹气，一面毛骨悚然的电影。

“风月”里有一群旷男怨女，有的在灰尘满布的大宅中，有的在小巷的“金屋”里，为了等待偷情的机会，鬼鬼祟祟地活着。情欲的煎熬使女人跳楼、男人下毒，好

像传染病似的，谁也见不得谁好。

剧中有两个看来阴阳怪气的主要男性角色——忠良与端午，都是靠女人吃饭的人。他们“吃软饭”虽然吃得容易，但是显然吃得并不快乐。从一般世俗的眼光来看，这种人是犯了男人的大忌，而被认为不算是个“男人”。那么他们该算是什么呢？世界上的人，不是男人，就是女人，难道他们算是女人吗？还是男人中的“次级品”？“吃软饭”的男人，显然在性别认同上，相当尴尬。他们既被同性鄙视，又被异性否定，而处于很难被接纳的环境中。更麻烦的是，他们往往也被自己鄙视和否定，而容易倾向于在人际关系中撤退、封闭自己，或者必须要以非常手段（心狠手辣或冷漠无情）来自我平衡。表面上来看，他们真是一流酷哥，内心却是在澎湃汹涌的矛盾和冲突的折磨下，变得脆弱且依赖。

弗洛伊德认为男人的爱大多是“依附”式的，他们会依附那些能够满足他生存需要（食物或性等等）的人，就像被母亲喂养的孩子，去爱自己的母亲一样。然而，这种爱

使他变得脆弱，因为担心母亲的离去，自己会失去喂养，因此孩子也想要被母亲所爱，想要控制母亲。剧中的忠良与端午在知道女主角如意要嫁人时，一个以言语，一个以行动，企图达到破坏、控制的目的。这是否说明了男人内心仍有着孩童般的依赖呢？

透过另一位心理学家弗洛姆的解读，他认为弗洛伊德的说法，可能的确适用于父权中心的社会里——男人借着控制女人，来否认对女人的依赖。如果真是如此，在每个传统型男人的心里，恐怕都有个“吃软饭”的男人吧！